



自秋而归

□谭鑫

真正开始意识到回家离我近了,就和突然认识到新学期离我不远时一样,均是从一张火车票开始的。

十年前,一个国庆节前的下午,我请好了假,独自坐在开往家乡的火车硬座上,一段15个小时的旅程算是正式开始。

下午3点,车窗外的阳光一直热情高涨,单薄的窗帘只能遮掩分毫,不时有利剑般的光芒从缝隙里穿刺而出。邻座旅客怕晒,我便和他换了个靠窗的座位,自此窗外风景得以尽收眼底。

不消多时,明晃晃的太阳刺得人眼晕,我索性低头玩起了手机,用彼时刚刚流行的签到功能一路“打卡”,铁轨上出现的地名,都是我听过很多遍却一直未能踏足的地方。不多时,火车已在我未曾留神的时刻,咣当咣当地出了城,不断有田野映入眼帘又慌忙倒退,我不由在心里感慨道:“长沙,再见啦!故乡,你可好?”

不紧不慢的时间里,列车在楼层交错的城市和农田密布的乡野来回穿梭,窗外一直有黄澄澄的稻田在视线中闪烁。这边的稻谷收割期比我家乡要晚,总爱和桂花约在同一个节骨眼上飘香出落,花香和稻香组合成这个季节最浓烈的气息;“稻桂稻桂”,默念之中,总有谐音“道归”之意,这场一路生花的旅途,不免平添一股“陌上花开缓缓归矣”的意境。

受自然天气和插秧早晚影响,每块农田的成熟度又有些进度不一。大多农田已相继到达

收割期,不过偶有农田已抢跑到“第二青春期”,割过一轮的稻茬上又重新泛出油油青苗,即将再孕新稻,长出家乡人常说的“抱孙米”(第二茬稻米)。

许是靠着窗观望太久,眼中生出几丝困意,为了保证不会被车内的嘈杂所惊醒,索性戴上耳机闭眼小憩,音乐似乎天生便有这种功能,无形之中将动与静有边界地筑篱,让内心退入安定。难得在火车上有了睡意,我便尽量利用拥挤的空间,最大限度调整到舒缓的姿势,“披头盖脸”地黄粱一枕起来。

不知过了多久,盒饭的叫卖声唤醒了浅睡的我,起身喝了口水,肚中并无饿意,提起放在窗边有些酸麻的左手,不由得看了看窗外,一个圆圆的月亮不知在窗外盯了我多久。它似乎也像个游子一样飘零已久,在入夜的旅途中随着列车悄无声息地翻山越岭,心情虽然急不可耐,神态依然故作镇定,和我换座的小伙子生怕吵到凝景出神的我,拍拍我的肩,轻声提醒说:“有热水了,可以泡面吃。”我回头报以一笑,顺窗一指:“看!你这位位不错,有月亮呢。”他也嘿嘿一笑:“是吧,它都跟踪你好长时间了……”我正奇怪我怎么能听见他的声音,原来,耳机里的音乐不知在什么时候,已悄悄地停了。

每站都不断有人潮水般地涌上退下,列车也保持着司空见惯的淡定,我吃了些食物,干脆和邻

桌的人吹起家常,时间便如沸水一般开活起来;直到夜深,旁边的鼾声逐渐起伏,聊天便在某句后语不搭前言里顺势而止。

我睡意全无,拿出事先预备好电的MP5,独自一人看起电影,先是一个动漫,里面也有列车在夜里奔驰的情节,我和剧中人物在某些场景中略有重合;后来是相声、纪录片。在看彼时大火的《舌尖上的中国Ⅰ》时,邻座的小伙子醒了,带着睡意说:“这片子拍得的确不错,不过我觉得太笼统……”即便如此,他还是接过了我递来的一只耳机,一起慢慢地欣赏起来。

视频看到结束时,耳边响起了列车员的报幕:“前方即将到达涪陵站,请要下车的旅客提前准备好行李……”想象着家乡正在前方安静地等着我,心中不免有些自我感动——朝思暮想的都市,穿越灯火阑珊的长夜,终于在黎明前等到我。

和邻座微作道别,我背着书包走下火车,家乡的天空还埋在睡意之中。我打开手机,再度确认没有告诉过家乡的任何一个人我回家的消息,我习惯等候,不知他们是否习惯惊喜。

但无论如何,家乡凌晨5点半的风微扬在脸上,总有拒绝不了的惬意。

从回忆中醒来,眼下又是丹桂

飘香的中秋时节。不久前我收到了大学同学的新婚请帖,要在国庆前后重返第二故乡,想到此节,心中不免有种归家的情怯。回忆起当年在中秋时节独自前行的往事,突然觉得时光在一刹那间,有了电影蒙太奇般的回放倒叙。而当年的交通工具,已由火车转为高铁,对我来说,成长如斯,人生的风景必然是推陈出新。

10年前那段旅行的最后,我刚走到家门前,便正好听见老爸在叫老妈吃早饭,我顺口答应:“好哇,我也正好来吃。”听到我的声音,他们一齐冲出门外,还没见人,母亲便埋怨道:“怎不提前说一声?”父亲抢答:“你这性子,说了不得整夜睡不着。”我没接话,只静静地立在门口等待家人相迎。

家的门吱呀一声开启,眼神相撞的瞬间,微笑着,光芒里的疲倦一扫而空;动容着,神色里满满的全是理解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老屋的院落 (外一首)

□洪德斌

推开朽烂的大门
野草和野草携带的荒凉
封锁了整个院落

我小心走进
试图寻找些往事的碎片
野草却百般阻挡

稍不留神
草叶上的芒刺
就戳中了我的忧伤

秋虫的琴声

秋虫啜饮了月光酿的酒
醉意朦胧
醉了的秋虫搬出心爱的琴
随意弹拨
琴声在草木间莹莹环绕
有金属的质地,有雨丝的晶亮
这琴声,曾弹拨我童年的欢乐
也曾弹拨我乡下旧宅的幸福时光
现在,在我的梦境里
弹拨着丝丝惆怅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巴南区财政局)

开启(外一首)

□陈国华

晨曦,撕开笼罩大地的黑幕
露珠儿,踮脚站上草尖

推开柴门,风款款而来
迎面,送来隔了一夜的相拥

眼前,小树挺直腰板
小草睁开了朦胧的睡眠
探出头来,呼吸着清新的空气

而我,也踩着露痕,随光同行

果园

一天的时间,果园如此冷清
黄灿灿的桃,红彤彤的苹果
被千家万户迎接
就像嫁女一样,突然静了下来

金黄色的稻谷被老农收回
玉米棒也随同,挂在屋檐下
渐渐地,蝉也藏起来了

大地,话语少起来
专注另一个季节的虚无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梅花山的念想

□曾飙

1982年,我从垫江中学考入西南师范学院(西南大学前身之一)地理系。在为我举办的送行宴上,一个老辈子悄悄把我拉到旁边,塞给我10块钱,特别慎重地说:“乖孙儿呀,我想拜托你一件小事。”我有些吃惊,10块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,看来这事不小啊!我也郑重地接过钱,说:“老辈子,有事您尽管吩咐,只要我能办到的。”

“事倒不大,就是想麻烦你每年5月16日,去帮我上个坟。”“上坟?”我对老辈子了解不多,只知道他是福安乡的人,他这一生经历了什么,很少听他说起过。

我的疑问让老人有些局促,他说你别急,听我慢慢跟你讲。自此,我才对他,以及拜托的事有了了解。

老辈子说,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兵,出川打鬼子,打得那叫一个惨呀,腰上中弹被穿了个洞。养好伤后,从收容站出来,就找不到队伍了。恰好,张自忠将军的队伍正在招人,于是他便加入了。因为枪法

准,人又朴实,被选进张自忠的卫队,后来还升了中尉副官。“枣宜会战他战死时,我因有任务不在他身边。战友把他抬下来时,全身都血淋淋的,我好后悔呀,没有保护好自己的领导。”老辈子说,后来听说张将军被埋在北碚的梅花山。再后来,他随国民党军队到处打仗,在河南打内战时投诚,成了解放军战士。“在队伍里,学文化受教育,我打仗更不惜命了。受伤立了功,还入了党。”

他说,这几年他老是梦见张将军,一直想去他坟上看看,但路远再加身体不好,一直没能去成。“看来,我这辈子要了这个心愿恐怕不行了,所以拜托你代我去看看。张将军平时要喝点酒,就托你买瓶酒代我敬敬他,告诉我我叫梅海清,一直都想着他。这个事,就托你了哟。”

入学报到那天,我把这事也告诉了陪我来校的父亲。父亲很支持,他说:“那你一定要去,一定要记得替他办好!”

李子乡愁

□何龙飞

颗颗、一枝枝、一树树地青黄了,压得枝条弯了腰。在粮食紧张的岁月,吃李子无异于“打牙祭”,实在是一桩美好的事情,怎能不令我们向往呢!

“来,么儿,闻一闻果香吧!”父亲吆喝起来。不闻不知道,闻了觉得妙,淡淡的果香,沁人心脾。

摘李子父亲最有经验,他人高手长,站在地上就能轻松摘到枝条上的李子。摘下一颗,吹一吹,递到我们手里,让我们先尝为快。我们早已垂涎欲滴,迫不及待将父亲递来的李子送进嘴里,香甜的感觉迅速

犒劳味蕾、肠胃,惬意心灵。见我们的馋样,父亲摘李子的干劲更足。没多久,就摘了满满一撮箕。

天长日久,李子慢慢成了我们魂牵梦萦的乡愁和刻骨铭心的记忆。每到盛夏李子成熟的时候,就是我们乡愁疯长的时候。唯有回到故乡,看、摘、吃李子,与父亲忆苦思甜一番,才是对心灵最好的慰藉,以及对父爱最好的感恩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